

藝術永遠是人對自然的 第一聲回答

司徒立

而今甚麼都說盡了，不是「畫甚麼？如何畫？」的問題。今天所面對的是「如何畫下去？」正如海德格爾確切地說：「藝術決不表現甚麼。」具象表現藝術家主張回到柏拉圖之前的「藝術模仿自然」的源初經驗去重新理解藝術。

十年前，方正兄、觀濤兄來信要我一手執畫筆、一手執鋼筆，一邊畫畫、一邊為初創刊的《二十一世紀》撰文。一為畫家，得象忘言，畫家似乎與文字無緣份。況且，文字這東西生性曖昧，明明心裏的話清清楚楚，待用文字寫出來就面目模糊。再抹去重來，也只會吃力不討好，令人失望懊惱得很。每次勉力寫完一篇文章，總會發幾次誓不再寫文章了。這也算得是一種「再現 (répresentation) 危機」吧！

暑假前收到編輯部來函，為《二十一世紀》十周年紀念邀稿。真想不到，像我這樣拖泥帶水的竟也跟着《二十一世紀》走過了十個年頭。站在二十一世紀門坎上回顧來路，先是與觀濤兄一起籌劃當代藝術危機



的討論。當代藝術危機仍然可以說是一種「再現危機」。究其根源，危機早種。從「藝術模仿自然」這個古希臘人的源初經驗來說吧，到了柏拉圖那裏，模仿的自然 (Nature) 被解釋為質料和感性形式的現象世界，它之上還有一個更高級的抽象理念。於是，藝術就是通過感性形式去表現非感性的抽象理念。西方不同時期的美學理論的出現和演變，始終沒有離開過柏拉圖這個具有形而上學等級制的理論框架，藝術本身對其本質的叛離卻越來越遠。我曾經在〈模仿、抽象與仿真〉一文中嘗試描述這種演變。簡括地說，藝術經歷了從古希臘、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本體論階段，從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的認識論階段，到了二十世紀，完全籠罩在語言符號學之下。這裏說的好像是哲學的情況，其實，「存在的歷史上的同一時期的特性對思想家和藝術家來說，每次均是相同的」。再說後現代的情形，正如鮑特里亞 (Jean Baudrillard) 所言：「現在的問題不再是模仿自然，也不是如何複製或抄襲現成品，而是如何用『真的』符號去取代真實事物。」藝術的表現從此不再與真實的世界發生聯繫，它只是通過自身的轉換、模擬，虛構一個所謂「超真實」的幻象世界。說來確是一個奇怪的現象。當文字因其「再現危機」而去尋找那個具有隱喻性的意象時，本來專門生產不言而喻的精緻意象的藝術，卻反過來使自己失去這個可視的世界。代之以符號代碼，能指所指永無休止的饒舌。而今甚麼都說盡了，甚麼都說過了，不再是「畫甚麼？如何畫？」的問題。今天所面對的是「如何畫下去？」黑格爾 (Georg W. Hegel) 的「藝術消亡論」的幽魂到處遊蕩，「她的靈魂仍在尋找希臘的土地」(歌德語)。

在展開當代藝術危機的討論的同時，我們在「景觀」欄介紹了一系列對危機具有深刻反思意義的、稱為「具象表現」的藝術家。他們之間有一個共識，認為將藝術視為以感性形式表達抽象的精神理念，並未能真正揭示藝術本身的特性，藝術不像流行的表述語言那樣是一種表達和交流的工具。正如海德格爾 (Martin Heidegger) 確切地說：「藝術決不表現甚麼。」具象表現藝術家主張回到柏拉圖之前的「藝術模仿自然」的源初經驗去重新理解藝術。在那時候，早期希臘人模仿的自然，更多是將之理解為存在本身的Physis (湧現)，一種悄無聲息的運動。正是這種運動，所有事物是其所是地源起顯現與退回隱蔽到它之中。早期希臘人模仿的就是這樣的自然。海德格爾把這種在隱蔽中綻開的自然湧現理解為存在真理發生的源初方式，又稱之為「道說」、「寂靜之音」。藝術如果仍然是一種「再現」，也許就是「述而不作」地去傾聽、描述、「湧現」這樣的最源初的語言。也許這正是杜夫海納 (Mikel Dufrenne) 為何在今天——這個全面人工化的時代，仍然樂觀地說：「藝術永遠是人對自然的第一聲回答。」

司徒立 著名畫家，現居巴黎。